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NKI中国知网入选期刊

主编 王 杰

马克思主义美学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第15卷 | 第2期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名誉主编	刘纲纪
主 编	王 杰
副 主 编	夏锦乾
编辑部主任	施立峻
编辑部副主任	张蕴艳
编 辑	尹庆红
	邵瑜莲
	于 琦
	贾 洁
英文编辑	索宇环

马克思主义美学 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第15卷 | 第2期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15卷. 第2期/王杰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117-1604-0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集

IV. ①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5381号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15卷. 第2期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王忠波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9(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425千字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72.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编 委

(按姓氏英文字母顺序)

托尼·本尼特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
阿里夫·德里克	美国芝加哥大学
特里·伊格尔顿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	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哲学研究所
巴拉迪·圣·吉洪	法国巴黎第十大学
冯宪光	中国四川大学
高宣扬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美国杜克大学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
林宝全	中国广西师范大学
刘纲纪	中国武汉大学
刘 康	美国杜克大学
陆贵山	中国人民大学
贾斯汀·奥康诺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迈克·桑德斯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王 杰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
沃尔夫冈·韦尔施	德国耶拿席勒大学
吴元迈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宪章	中国南京大学
郑成良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
朱立元	中国复旦大学
斯拉沃热·齐泽克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

Editorial Board :

(Alphabetized by the last name)

Bennett, Tony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ustralia
Dirlik, Arif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Eagleton, Terry	Lancaster University, UK
Erjavec, Aleš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ZRC SAZU, Slovenia
Bandline Saint-Girons	L'Université de Nanterre, Paris 10
Feng Xianguang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Gao Xuany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Jameson, Fredric	Duke University, USA
Julia Kristeva	L'Université de Paris Diderot
Lin Baoqu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Liu Gangji	Wuhan University, China
Liu Kang	Duke University, USA
Lu Guish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O'Connor, Justin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Ru X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ike Sander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Wang Ji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Welsch, Wolfgang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Germany
Wu Yuanma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ao Xianzhang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Zheng Chengli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ina
Zhu Liyuan	Fudan University, China
Žižek, Slavoj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Slovenia

卷首语

这一期稿子的主体部分是第二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的会议论文，以及编辑部围绕第二届论坛主题组织的若干论文和译文。今年四月中下旬，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与曼彻斯特大学艺术、历史与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举办。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除了主旨演讲和学者提交的论文外，会议还专门安排四个单元的时间分别研讨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莫里斯的《生活之美》以及雅克·朗西埃的《歧见》。本期刊发的一组论文是中英两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个在当代人文学科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理论阐释。与第一届论坛相比，中英两国的学者有了更多的交流与对话，对问题的讨论也更为深入和内在。

本期论文有不少精彩之作值得推荐。马尔科姆·迈尔斯的论文《作为艺术作品的社会》以马尔库塞的写作背景为基础，结合马尔库塞的社会经历，重新讨论了马尔库塞在1978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社会可以是件艺术作品，艺术可以为新的社会保护希望，保存记忆等等。作者的论述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和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戴维·奥尔德森曾在本刊发表过论文《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他的新论文《性倾向与历史：人道主义、自由与义务》从资本主义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入手，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庭关系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们的性倾向的扭曲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作者力图证明：社会主义传统有可能通过在家庭和性倾向的理论阐释中活跃起来。王杰、朱立元、张蕴艳的论文都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一些当前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问题。王杰的论文《美学与跨学科研究：论新人文学科

与当代美学研究》，以《巴黎手稿》中关于人的“二重性”为基础，对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等问题作了重新思考。作者认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技术中心主义的不合理性的同时，也从人的对象化机制的二重性和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清醒地看到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以及未来社会可能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朱立元的论文《理解〈巴黎手稿〉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三个关键词》在具体解读《巴黎手稿》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三个关键词：尺度、规律和美的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了“美的规律”的基本内容：任何人的对象化劳动产品（包括艺术作品），只要其外在具体的感性形状、形象、形式既符合该产品所属的物种的尺度（合规律性），又符合人对该产品的衡量尺度（合目的性），它就具有审美的意义。这两种尺度辩证统一的客体表现就是美，主体表现就是美感。张蕴艳的《“政治寂静主义”与〈巴黎手稿〉》一文通过提出“政治寂静主义”这一个新颖的思想理论与美学命题，指出至少在三方面，《巴黎手稿》体现了对“政治寂静主义”内涵解析的三大矛盾，即：关于“经济决定论”、“历史进步论”以及“政治终结论”的矛盾。我们希望这一组论文的发表，引起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个命题的深入讨论。

艺术史，以及对现代艺术的理论阐释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非常有建树的领域。除了在本期发表的多篇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的会议论文涉及艺术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之外，我们还组编了《马克思主义与批评艺术史》、《影像艺术的先进文化功能》、《审美品味的贵族制度》、《悲剧与革命》等多篇论文，均具有启人思考的重要学术价值。例如奥利维耶·阿苏利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事实上，自从审美品味因其是享乐的关键而反复用作消费的催化剂，审美资本主义的博弈就超出了纯粹享乐的领域。审美品味的问题涉及整个工业文明的前途和命运”，等等。

这一期安排了两篇学术访谈。其中一篇是与阿列西的访谈。这位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在访谈中侃侃谈论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世界美学的几次革命以及大众文化思潮，都具有前沿性。另一篇的对象是一名英国当代艺术家，他关于现代艺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一读。

又是一个桂花飘香的季节。对于刊物而言，这香气伴随着一种记忆和一段历史，它的特点是不容易随风飘去。刊物诞生于绿树成林的地方，经过一番漂泊之后落户思源湖畔。明年四月，在又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编辑部同仁将忙于“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这一届论坛的主题将是“马克思主义与未来”。我们真诚地欢迎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学者光临我们的会议，或把论文交给我们发表。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

2012年10月8日

目 录

卷首语	1
第二届中英双边论坛特稿	
[英] 马尔科姆·迈尔斯	
作为艺术品的社会（王宏超、王红玫译）	1
[英] 珍妮特·伍尔夫	
文化理论之后：图像的力量，直觉的诱惑（张蕴艳译）	12
王 杰	
美学与跨学科研究：论新人文学科与当代美学研究	29
朱立元	
理解《巴黎手稿》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三个关键词	
——重读《巴黎手稿》札记之二	37
[英] 戴维·威尔金森	
“天然不在内”：四人组、斯科利蒂·波利蒂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	
——一个文化唯物主义的分析（张弘译）	52
[英] 戴维·奥尔德森	
性倾向与历史：人道主义、自由与义务（强东红译）	65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

张蕴艳

“政治寂静主义”与《巴黎手稿》 70

段吉方

理论的再生产：20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经验性”问题 79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艺术

[美] 戴维·克雷文

马克思主义与批评艺术史（索宇环译） 88

王东、李兵

“越界”的“纯形象”——论德勒兹的抽象艺术观 106

钟丽茜

影像艺术的先进文化功能——本雅明摄影、电影理论研究 113

韩清玉

以自律/他律为视角的布莱希特美学指向性新探 122

域外来稿

[法] 奥利维耶·阿苏利

审美品味的贵族制度——《审美资本主义》第一章（黄琰译） 130

[美] 简·朱蒂

过度实践：美学、性与文化研究（王维民译） 142

[德] 贺伯特·博德

绝对知及其科学、自然和历史（戴晖译） 162

[英] 托马斯·戴

吉奥弗瑞·希尔《公民权力摘要或备忘录》中的施行语言、政治与诗歌的暗示（梁为成译、尹庆红校） 173

学术访谈及专论

John Baldwin , Wang Jie, Ma Haili

Material, Technique and Modern Art
—— An Interview with Joan Baldwin 180

阿列西·艾尔雅维奇、邵瑜莲、王杰、于琦	
美学的革命——阿列西·艾尔雅维奇访谈录	196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周平远	
《讲话》“工农兵方向”再认识	203
牟 春	
朱光潜的诗学理论与其论诗实践的矛盾——以“移情说”为中心	218
 多维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刘文斌、张丽青	
政治视角构成一切阅读和阐释的绝对视阈	
——弗雷德雷克·詹姆逊文艺批评思想学习札记	231
王时中	
“实践”如何进入“美学”——以克罗齐美学为参照	243
肖 琼	
悲剧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254
陶国山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与大众文化时代的艺术生产	265
陈 静	
赛博格：人与机器的隐喻	274
 津辉讲坛及其他	
书评与综述	
尹庆红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第二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综述	282
陈春莉	
以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石的美学建构	
——读王杰主编的《美学》教材	296
任 天	
“中国当代美学的回顾与展望暨刘纲纪先生八十华诞	
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	308

英文目录	310
英文摘要	314
更正启事	330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投稿须知	331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投稿格式	333

作为艺术品的社会

■ 马尔科姆·迈尔斯*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

王宏超、王红玫译

【内容摘要】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抗议运动中，赫伯特·马尔库塞是人尽皆知的关键性人物。他游遍欧洲，会见和平活动家和学生领袖。1967年，他在伦敦宣讲了一个理论：社会可以是件艺术品。这在当时是一个颇有些奇怪的说法，因为不论是在美学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艺术和社会通常被认为是对立的。但是，马尔库塞论证说，一个新社会的存在，不但需要被创造性地想象，而且还需要一种新感性和新意识。后来，他论证道，美——美学研究的传统对象——被彻底地从主流社会的压抑中分离开来，美阻断了这种压抑，并提供了对于记忆中自由的一瞥。本文将把马尔库塞的思想置于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及其反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并概括出他的论述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赫伯特·马尔库塞；艺术品；社会；新感觉

引言

1967年7月，69岁的马尔库塞分别在柏林自由大学和伦敦的解放辩证大会

* 马尔科姆·迈尔斯现为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建筑、设计与环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批评理论与当代文化、当代视觉文化与城市生活等跨学科研究。他领导文化、理论与空间研究团队。最新著作有 *Herbert Marcuse: An Aesthetics of Liberation* (Pluto Press December, 2011)。

上发表演讲后,^①又在8月去萨尔斯堡参加了第三届题为“人道主义对话”的国际会议。^②他这一时期的文章短小精悍,不断冒出新的想法,这反映出他经常旅行。在伦敦圆屋(Roundhouse)剧院周围,聚集着大批嬉皮士——花儿嬉皮士——马尔库塞似是以为,一个新的社会已经存在了。当然,在伦敦和柏林的街道之外,尤其在两地的各种机构里,新社会并不存在。但是,新的萌芽已经明显出现一阵子了,1967年开始的反战抗议(以及1968年的五月事件,学生和工人起来反对主流的体系)以对主流价值的拒抗为基础,这种拒抗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北美和欧洲,就开始出现在许多新左派人士中间了。但是对马尔库塞来说,在此很久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关于新社会的想法。可能是在1918年,那时,他站在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上,代表众多新成立的士兵委员会之一的委员会,手持来复枪以保卫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就出现在战败后的德国。那是一个食物贫乏、经济荒废、政治动荡的时代,左派和右派的武装都游荡在城市街头。但是这一运动是短命的。1919年1月,共产主义者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在街头留下了3000具尸体后,最终失败了。虽然此前革命在经济不发达的俄国成功了,但是在德国却失败了。失败的幽灵和随后在欧洲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萦绕着马尔库塞整个思想发展过程。1919年他重返自己的研究领域:现代哲学和德国文学,并在马丁·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不可能在德国获得一个学术研究岗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就算是在1933年纳粹政权掌权之前也是如此。那时,马尔库塞已经受聘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先是搬到日内瓦,随即1932年搬到了纽约,在那里,哥伦比亚大学为这个重组的研究所提供了安身之所。在战争期间(1939—1945)和战后的六年中,马尔库塞一直为情报部门工作,1945年之后,他参加了去纳粹化的研究项目。于是,他适时地成了一名哲学讲师,这一身份在1966年他的平装本的《爱欲与文明》^③和《单向度的人》^④出版之后才明朗起来。这两部书成了学生激进分子的标准读物。那段时间,他开始频繁地发表演说,经常表达他对现状(他称之为战争状态)的不满。但是,1967年在柏林和伦敦,然后1968年在巴黎,他会见了学生团体,参与了占领大学的运动,而且也在柏林发表演讲,在伦敦的圆屋发表论文。一种新感性和新意识似乎已在他的思想中初现端倪。正是在圆屋,他提出了社会可能是件艺术品的想法。我

① Marcuse, H., "Liberation from the Affluent Society", in Cooper, D., ed., *The Dialectics of Liber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pp. 175—192.

② 3rd *Humanismusgespräch* (Conversation on Humanism), Neues Forum, XIV, # 167—168, pp. 863—868;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Marcuse, H., *Art and Liberation*, Collected Papers Volume 4,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24—129.

③ Marcuse, H.,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④ Marcuse, H., *One 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会简要讲讲这一想法的背景，然后解释他想借此表达的含义。

语境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北美的学生运动变得十分活跃。1964 年在密西西比出现的“自由之夏”公民权利运动之后，紧接着，1967 年在旧金山出现了后来称之为“爱之夏”的运动，抗议活动来了一个文化转向，街头剧场成了挑战政治态度的关键方式。掘土派开始分发免费食物，新音乐、迷幻药、性放纵文化和公共生活都被一种新的、激进主义政治所充斥。这是一种对于主流社会有目的的排拒，也标志着一种商业化的青年文化的开端。社会学家吉姆·麦奎根（Jim McGuigan）指责说，嬉皮士们在周末狂欢，选择把追求快乐作为一种生活方式。^①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很短暂，可是那些短暂的瞬间会以不同的面貌出没在人们之后的经验中。尽管这个阶段经常被描述为一种纯粹的文化现象，但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政治上的反抗和新的文化形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学生集会和游戏游行中，经常会听到马尔库塞的声音。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es），激进的黑人女权主义者，回忆 20 世纪 60 年代在布兰迪大学的学生生涯时提到马尔库塞：“他身上有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他一出现，就会使所有人安静下来，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② 别的人提及他时，总是见诸时事和新闻，有时在学术资料里也能见到他的名字。1964 年他搬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③ 他那里的同事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回忆说：“他把知识分子使命看得非常严肃，但他也会因与我们看法一致而一起去游行。”^④

马尔库塞坚持认为激进主义不需要领袖。新左派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的重组。旧左派是教条主义者，但是新左派笃信新马克思主义。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新左派是多元论者，既研究新出现的文化形式和社会运动，也关心性别、种族、性、环境和和平等问题。^⑤ 文森特·盖根（Vincent Geoghegan）强调，新左派的急切呼吁只是对当前形式的回应，而不是呼吁建立一个新组织。他引述马尔库塞在 1968 年的话说：

① McGuigan, J. *Cool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2009, p. 5.

② Davies, A.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74, pp. 113—114, cited in Katz, B.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Art of Liberation*, London: Verso, 1982, p. 163.

③ Katz,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Art of Liberation*, London: Verso, 1982, p. 169.

④ Feenberg, A. “Remembering Marcuse” in Marcuse, H.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and Emancipation*, Collected Papers Volume 5,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235.

⑤ Kellner, D. “Introduction” to Marcuse, H.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Collected Papers, Volume 3, London: Routledge, 2005, p. 2.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4

我们不能等待，我们也不应等待。我尤其不能等待。不仅是因为我的年纪。我认为我们要立刻行动起来。……因为如果还这样一成不变，我简直再也等不下去了。我甚至快要憋闷死了。^①

即使到了1968年12月，希望已经开始褪去，马尔库塞仍坚守着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我们必须能向世人展示将来模范的人是什么样子，哪怕是以微不足道的方式来展示。……我始终认为我们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经常被当成是社会主义的完整概念，但自由社会主义却极易遭到镇压和抑制。^②

自由社会主义不是寻求掌握权力，而是去消解权力——就像是20世纪90年代单一问题运动后来所提倡的那样。

例如，乔治·麦凯（George McKay）把柏林反道路抵抗运动描述为“分散的运动，只集中发生在小群体当中，只发生在当地，且这些小群体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自治性。”^③20世纪60年代，在教育、文化、社会行动主义和激进宗教尤其是拉美的教友派信徒和关注社会正义的天主教徒中间的基础上，逐渐生成了各自的新形态。

新抗议运动的关键是强调个人的经验和想象——个人的经验和想象恰恰被看作是对主流体制和约束性法规的反抗。1962年6月，在休伦港大会上发言的人，既有来自于世俗背景的，也有来自宗教背景的、哲学背景的、社会科学背景的、政治学背景的，他们汇聚一堂，商讨达成共享价值观。这件事的后果是产生了“人的独立性”，它并不是“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而是拥护人与人的连通性，反对隔阂和原子论。会议的召开采用了参与性民主制度和合议决策方式。历史学家道格·罗森把解放看作是对新左派的联合：“当年轻的政治激进派说‘革命事关我们的生活’时，他们就把他们个人赋权的渴望与持不同文化政治见解融合了起来。”^④他补充说，学生运动发展了他们自己与旧金山嬉皮士并

① Marcuse, H. "On the New Left", in Teodori, M. *The New Left: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69, p. 469, in Geoghegan, V. *Reason and Eros: the Social theory of Herbert Marcuse*, London, Pluto, 1981, p. 94 [republished in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p. 122 [talk, 4 December, 1968, for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Guardian*].

② Marcuse, H. "On the New Left", in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p. 123.

③ Marcuse, "On the New Left", p. 126.

④ Rossinow, D. "The Revolution Is About Our Lives: the New Left's Counterculture", in Braunstein, P. and Doyler, M. W., eds *Imagine Nation: The American Counterculture of the 1960s and '70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99 [source of quote not given].

行的反文化形式，以此为手段来吸引参与者，并以此作为拥有政治机构文化的一种模式。^①

对个人自由的诉求与结束战争的要求（对所有战争来说，并不是仅指越战）融合了起来，就像女权运动一样，个人的主张被转换为政治主张。这使用的一个策略是宣讲会，这种形式第一次于1965年3月24日在密歇根大学出现。宣讲会解构了学术规范而对问题的力量加以重新定义。政治是个人性的，也是哲学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上的。宣讲会的形式在学生组织的自由大学中开始得以探索，首先是1965年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然后1966年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到1971年，已经发展到150个地方（包括柏林）。^②

马尔库塞在德国为学生做的演讲是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组织的。但是新左派仍旧是知识界。它的兴趣是为民族解放和公民权利而斗争。马尔库塞，一位欧洲知识界的移民，也有着同样的关切，把新的社会运动作为巨变能够在富裕社会中发生的证据。

1967

关于“爱之夏”的媒体报道，记录了戴着花朵的年轻人。1967年住在旧金山的作家琼·迪迪安（Joan Didion）看到了真实的情况。她认为，“懒散地走向伯利恒”这句话，描绘了一个不正常的但政治化的场景：集体逃离。她注意到了这个社会背景：经济前景不明朗，暴力，美国家庭价值观崩塌。而这个价值观正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公众形象赖以建立的基石。她写道：

这不是一个处于革命中的国家，这不是一个在敌人的围攻下的国家。这是1967年春末，美利坚合众国正春寒料峭，市场稳定……这原本该是带来勇敢的希望和国家的承诺的春天，但却不是……似乎很清楚的一切是，在某个时候，我们已经扼杀了自己，毁透了工作……在旧金山，社会在大出血，在旧金山迷失的孩子在聚集，他们自称为“嬉皮士”。^③

一些迷失的孩子加入街头戏剧团体，著名的快乐恶作剧团。杰里加西亚（来自感谢死亡乐队）看到“成千上万的人都像绝望的石头人……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害怕。那场景太神奇了，就像梦幻般美丽的魔法。”^④这只是他们

① Rossinow, "The Revolution Is About Our Lives", p. 101.

② Farrell, J. *The Spirit of the Sixt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66.

③ Didion, J.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London: Flamingo, 2001, p. 72 [first publishe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68].

④ Sinclair, J. *Guitar Army*, New York: Douglas Books, 1972, pp. 22-23.

的表演中的一个场景。

一些激进团体，服用毒品的替代品，采用替代性的政治策略。挖掘者使用迷幻剂，实施挑衅性街头行为；他们邀请人们取消传统形式的学校，并请人们和他们一起不断超越极限。

回顾过去，反文化潮流被新左派和学生运动双重包裹着。1965年，迈米·特鲁普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提供了一个办公室，位于旧金山的霍华德大街。掘土派把使用改变意识的药物作为打开公共生活的一条道路，而音乐、毒品、公共生活是非常个性化的体验政治行动的方式。掘土派期待通过非暴力和使用宣传手册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完全变革，他们基于这样的信念：行动是实现理想的关键。

激进主义的个性化是和拒绝技术（工具）的合理性联系在一起，尽管东西方宗教早已承认了其合理性。技术的合理性在于理性地使用自然资源；但在反文化方面，技术的合理性与自然的关系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马尔库塞认为，反文化在重要性上不及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那么重要。他写道：

我从来没有说过现在的学生反对力量本身是一种革命力量，我也没有把嬉皮士当作“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当今，只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先锋还在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他们本身甚至并不能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系统构成一种有效的革命威胁。今天，所有反对力量正在做准备，为摧毁这个系统的可能性准备着，只是在准备着——必要的准备。确切地说，正是民族解放战线和少数族裔的反抗造成了资本主义系统的危机，这不仅在军事上，还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是人类对资本主义系统的否定。^①

在某些方面，反文化取代了作为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但其目的是更彻底：建立新社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让工作成为愉悦的游戏。

从富裕的社会中解放

1966年3月，马尔库塞参加了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的研讨会，5月在德国一次有关越南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1968年，巴黎很少有学生阅读马

^① Marcuse, H. "The Problem of Violence and the Radical opposition", in *Five Lectures*, p. 93, first two sentences quoted in Kellner,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p. 24.